

书人  
书事丁悚信中  
谈车祸

◎祝淳翔

《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是一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均极为厚重的大书。它是在2015年,为纪念老先生诞辰120年而编成的,由北京中华书局隆重推出,展卷读来的是图文并茂、印制精良。书中除了见证老先生与家属多年度藏之功外,亦倾注了业内多位知名学者的精力,书信释文向来不易,本书概莫能外,据郑有慧女士相告,释文部分请教了上图梁颖、沪上书法家沈培方、文博专家茅子良等襄助,尤其是梁兄,因电脑打字不熟练,最终提交的释文竟是用钢笔以工整的楷书写在纸上交付的,总字数多达3万余。

书的前言由陈子善教授撰写,结合书信与文章,着重考察了周瘦鹃和包天笑两位旧派文人与郑老先生的交游史,并为之一一考订年代,堪称书信考释文章的典范之作。不才效颦,对于书中丁悚的一封信颇有所感,容我信笔写两段。

字用圆珠笔写的,其第二段聊到车祸,称家住“徐家汇路口黄陂南路,地势很陡,南高北低,凡有车辆向北转弯,如果行驶超速,很难刹车,就容易发生事故”,因此每次穿马路时,常存戒心。“其次,这段地区,自黄陂南路口,至我们847弄后弄止,短短不满二三十家的店面,左、右两面的行人道上,终年被三家工厂占作露天仓库”,堆满杂物,从未妥善管理,“一任邻近顽童作为行乐区域。搞得石子、泥沙等狼籍满地,几乎遍及半条马路。经常复加挤满着运货机车的装卸,使经过此段的车辆、行人更视为畏途”。3月28日上午,“因治疗右面颊的神经痛疾患,乘二路有轨电车从南洋医院回家,在卢家湾末站下车”。步行至“黄陂南路口了,先已让过了两次自行车”,后顾没有车辆,方始过马路。“右脚已踏上人行道时,不料忽有一足踏三轮车自后驶来”。当时有人目睹,有两个十余岁的顽童,突然从恒庆里弄内奔出来,跳上行驶很速的车辆,吊车玩耍,还将右腿向外直伸,于是将丁老先生撞倒,“向左侧倾跌着地,头颅恰撞在行人道的边缘,因此受伤很重”。

再来确定此事年份,从信笺眉头印有毛主席语录,可知写于“文革”时期。查郑氏自订年表,1966年8月26日,郑氏毕生所藏书画古玩被红卫兵载掠一空,故信中丁悚安慰他说,“对于‘四旧’,或多或少,总是难免的”。接下来又提及上海新民晚报社的姚苏凤、唐大郎(云旌),目前仍被困“牛棚”,详情懒得问儿、媳,即指丁夏兄的父母丁一琛、顾黎明夫妇,当时也任职于晚报社。又信中提及“您右腕酸疼”,查1967年,郑被迫写“认罪书”,监督劳动,每天罚扫校园,致右腕受损,两相结合,疑窦冰释。

## 绿茶画名家书房·刘苏里

刘苏里 1960年生,万圣书园创办人。



**刘苏里书房** 一直好奇创办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先生,他的书房该是多么壮观的面貌,正如想象,家里各楼层各房间满满都是书,我们只能坐在厨房小餐桌边聊天,聊读书、聊书房、聊爱书人爱聊的话题。

书边  
杂写有人  
不识孟心史

◎闫笑

孟森,字莼孙,笔名心史,近代史学大家,著有《心史丛刊》《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书,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过强烈反响和高度重视。不过,孟森早年却热衷于政治运动,真正地对“谈清故者有所辨证”是在1908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以后,合而计之,迄于1938年捐馆辍笔,研治明清史不过三十年,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惟其学问过于艰深,曲高和寡,越到后来,知其学者渐少,知其人者亦不多了。

前此台北南港研究院的苏同炳在该院档案中发现了几封陈寅恪的集外遗札,其中有一封是1937年7月5日写给傅斯年的,曾提到过孟森,“吴君既经孟姚两公之称许,自然可用”,苏同炳说,“‘姚’似即信中所说之姚从吾,‘孟’则不知何人”,后来南昌大学的刘经富撰文引述此札,也说孟公无考。若是此公泉下有知,将有“吾道孤矣”之感慨乎。

至于孟森所称许的“吴君”,苏同炳仍然是“不知其为何人”,刘经富则认为“似是姚从吾的学生”。其实,这位“吴君”即吴相湘,是孟森的弟子,毕业论文《咸丰辛酉政变纪要》即出自孟森的指导,“若干结论和孟先生见解不同,先生不以为忤”,并给出了90分的高分。

而吴相湘也算是姚从吾的学生。1937年5月,一日,姚从吾在私寓设筵招待几名学生,吴相湘也在座。席次,傅斯年突然地出现,乃知这次会餐是傅斯年为研究院“拔尖儿”而特意安排的,可算是“面试”。吴相湘被相中,在毕业后本应赴研究院就职,孟森却要求他留在北京大学,任明清史研究室的助理,“为了尊重孟先生意旨”,最终采取折中之法,仍就研究院职,派在北平工作,“以便随时秉承孟先生指导”。

孟森死后,吴相湘尽力整理其著作,胡适曾夸奖他“是孟心史的得意学生”。

新书  
快递

## 认知操纵:宣传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修订版)

[美]安东尼·普拉坎尼斯等著  
阮江平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运用政治、商业等领域的大量案例,为大家介绍宣传策略能够奏效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分享了围绕宣传研究的心理学成果,揭示了宣传的本质是认知操纵。了解宣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够帮助我们形成面对宣传的正确态度,做宣传时代里的独立思考者。

## 狐狸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  
刘伟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

聪明的  
阅读者

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阳志平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这是一本讲透阅读方法论的书。全书重点解决“何为读”“如何读”和“读什么”三大难题,文笔优美、金句迭出,同时思想深刻、见解独特。

##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夏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著  
东方出版中心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夏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力图还原马夏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

## 《桑园读书记》的“文体自觉”

◎曲辰

历史学家邓之诚,也是一位藏书家。北平沦陷时期被日军囚禁数月,出狱后隐居韬晦,闭门读书自遣,写下一卷读书记。这册《桑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与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相仿,同在乱世中写作,海晏河清,方才整理出版。不同的是:一为“读书记”,一为“得书记”;一为叙录,一为题跋。

叙录始于西汉刘向,后代之作又称书志、解题、提要,是一种比较

正式的文体。邓之诚认为:“若为叙录,当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较切实用也。”的确,叙录强调实用性,题跋偏重趣味性,历来如此。至于这册《桑园读书记》,其自我定位是“合提要札记而为一矣”。提要概括整体内容,札记逐条记录心得或有用的材料。这无疑是对叙录文体形式的补充、完善和推进,可见作者的“文体自觉”。

《桑园读书记》题识里还写道:“有人每得一事出处,自谓发明,而薄之者,则谓固在书中,俯拾即是,皆不免过甚。书贵细读,尤贵慎思,始不遗不漏也。”或洋洋得意,或不屑一顾,是读书人自命不凡的通病。类似的表现,在当下读书界也时有发生。撰写读书记,须以细读和慎思作为基础。邓之诚的告诫,昭示了一种读书写作的方法,对今天的书话作者也不乏警醒和启示。

书评  
书话